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 第二十回 賈仲妃鳳藻承恩 史湘雲虎闌盼捷

話說惜春入宮一事，原因當今有一位甄妃能詩善畫，也是北府太妃乾女。春間向太妃拜壽，見惜春所畫侍立觀音小像，宛然自己，遂向太妃借去臨摹。那知摹未及半，遽爾仙逝，此畫遂遺在宮中。一日，當今臨奠，檢點遺物，見了此幅。初疑甄妃自畫，看款時又姓賈，細問宮女，始悉原委。及朝見時，果然相像，又是賈妃之妹，聖心甚悅，遂命初三日冊命入宮。到了這日辰牌，先是北靜王同禮部堂官一員，捧了金印玉冊來到賈府。賈政忙接入正廳，內相請新貴人受冊。惜春團龍襖、彩鳳裙，俯伏聽旨。禮部堂官宣了玉冊，內相就請更衣，穿了宮中頒下來的命服，忙謝了恩。然後貴妃升座受賀。先是賈政夫婦上去，昭容道：「免。」隨後君郡主媼上去，貴妃立受兩禮。紫鵲等上去，貴妃便坐著受禮。以後合家大小、男婦都上去磕頭畢，內相稟：「請行辭廟禮。」仲妃坐了步輦到祠，祠中已燈彩輝煌，香煙繚繞，中間擺一叢黃描金鳳墊子。

貴妃要上去行禮，賈政忙跪著止住。仲妃拜了四拜出來，內相稟：「行謝親禮。」賈政、王夫人又親自扶住。欽天監報：「吉時已屆，請登鑾輿。」只見開直府門，龍旗鳳傘、玉節金撾，一對對往內分立墀下。又十二名女樂，笙簫細管奏《關雎》之章。又八名宮女捧著雉尾扇、頭爐鳳脛、燈籠須節，中間一內監拿著一柄九曲三簷深黃傘，後面十六名內監，抬一乘金鳳彩輿，當廳放下。內監、宮女一齊跪請啟鸞，仲妃只得款步下來，王夫人等忙至輿前跪送，仲妃雙手將王夫人扶起，帶著悲聲道：「太太，你女兒去了。」又回頭對郡主道：「林姊姊，二哥出闌來說聲。」遂上輦而行，到了大門，見賈政等都在跪送，忙停輿扶起，道：「老爺已上了年紀，愛惜精神為主。你女兒不知幾時再見？」說著含淚而去。王夫人見鑾輿已遠，不禁大慟，大家勸住。到了三朝，邢夫人告病假，王夫人率領郡主、李紈、尤氏三人到宮門請安。仲妃當即召見，賞了午宴才回。大家見聖恩隆重，方才放心。

過了一月是放榜日期，因湘雲、喜鸞、巧姐等都送仲妃來家，這晚就設席替他們等榜。飲到二鼓，剛才酒散，只聽外面傳進來道：「小周姑爺中了十一名舉人。」大家都替他道喜。李紈道：「巧姐坐家命倒好，才過去便得彩。報到天津，平丫頭不知怎樣快活呢？」停一會，又報壽姑爺中了，大家又一番道喜。喜鸞便向該班的道：「嫂們們替我問問，有車僱一乘。

我家裡沒人，要回去才好。」周瑞家道：「姑奶奶，此刻已轉三更，只怕沒有了。」正說間，外面又來稟道：「琴姑奶奶家梅二爺中了，現在打發車來接。」寶琴聽了，向喜鸞道：「菜廠衙門離珠市口不遠，你趁我車回去罷。」二人忙忙收拾上車。大家要送不送，十分熱鬧。

湘雲雙眸欲淚，如若不聞。又停了好一回，報導：「蘭少奶奶，柳舅爺中了卷榜。」湘雲聽了，「呀」的一聲，歪在椅上，嗚嗚咽咽起來。黛玉道：「功名遲早有定。雲兒你素來大方，怎麼不達起來？」湘雲道：「姊姊，你有所不知，你妹夫家裡本還有碗飯吃，這幾年弄得山窮水盡。我們小時見了那丫頭的當票，還不識得，如今這勞什子竟可燒熟飯了。不瞞你說，這時候不知寒衣在那裡抵壓，日子如何過得？」黛玉道：「這還容易，你千萬莫傷心！」正勸著，忽報焙茗先出闌來了。焙茗一見，忙打千道喜，道：「史姑奶奶大喜！姑老爺已中了解元。」湘雲不信，道：「卷榜都報了，還有什麼解元？」焙茗道：「原來姑奶奶不知，填榜第六名填起，五魁了才填，所以解元倒報得遲。」湘雲方才歡喜，向郡主作辭要去。黛玉道：「且慢。」一面命套了自己後轎車，一面命紫鵲取二百銀子來，道：「妹妹，你帶去且用，不夠再來取。」湘雲十分感激，坐車去了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都等寶玉回來，總不見來。門上來說：「解元甄姑老爺來求見郡主。」郡主道：「這又奇了。」隨命請進。甄灑雨見了郡主，忙磕下頭去，郡主也忙叫人扶起，他那裡肯？恭恭敬敬拜了四拜，方起來打拱道：「請師母安！」

郡主道：「妹夫，我們至親，快不要這樣稱呼，坐下說話。」

解元道：「本該等老師回來，同眾門生來叩見；因昨門生媳婦來家，蒙師母十分憫恤，故特先來叩謝。」郡主道：「些些小事，何必掛齒？妹夫你夠了麼？」解元忙答應：「夠了。」坐了一回，待茶退出。郡主進內，恰撞著探春，道：「好，好，做了師母來了，但京師裡出闌有口號道：『門生頭到地，師母腳朝天』，你如今已受了門生的頭，今夜尊足朝天不朝天呢？」

郡主不等說完，道：「探丫頭，這貧嘴還了得！」趕去撕他，探春連忙求饒。

忽報「寶二爺已回」，大家都到上房。只見寶玉進來，先請姨媽安，又請老爺、太太安，方才大家彼此問好。賈政問道：

「怎麼此刻才回？」寶玉道：「今晨覆旨，聖上知文尚書病了，闈中卷子都是兒子一人看的，大加誇獎；又令進宮去朝見娘娘，在宮裡賞了午宴，所以遲了。」賈政道：「外臣入宮侍宴，從來少的，這是格外天恩。娘娘可有什麼說話？」寶玉道：「娘娘別無說話，只記念櫛庵庵是鳳潛舊地，不要糟蹋了，須得一上人住著才好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倒難，叫誰去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我本在寶丫頭那裡，如今姑老爺來了，到底不便。我又多病，正思一清靜所塊住著養養；況我又吃齋，早要和你們說去庵裡住，因不知娘娘鳳意若何？未敢冒昧。今有懿旨，好極了！」郡主道：「這斷使不得！沒有請姨媽來住庵的理。」姨媽道：「這又何妨？各人情願，況且庵裡一切供給仍是你們的，有甚分別？郡主必不肯，我就搬出去便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媽早商量過，恭敬不如從命罷！」遂擇了日子，搬進去了。卻說小周姑爺喜信報到天津，賈璉夫婦大喜，就叫來興送三百賀儀來姑爺用。那周親家有的是錢，就替姑爺說道：「你媳婦命好，一來你就中了；又在叔岳門下，已萬分可喜。難道中了舉，還要你丈人花錢？你這銀子拿去交給媳婦，隨他做什麼罷！」周姑爺就交與巧姐，巧姐想：「自己娘沒早了，幾乎給人作妾，幸虧逃到屯裡，對了這枝親。人家又富厚；女婿又少年發科，也算僥倖了。但娘面上沒有盡點孝心，今年是十週年，回明翁姑，到城裡保真觀拜三天羅大醮，報答報答。」隨即上車到榮府，說明此事，叫張道士來發銀與他，托他起醮。

姑爺、巧姐天天去拈香拜神，賈府爺們也輪班去行禮。

到第三天圓滿，王夫人自己要去祭奠，巧姐再三辭了。於是郡主、尤氏、李紈、寶釵四乘大轎，姑娘們裡柳婉、玉釧也要同去，就帶了一群僕婦、丫頭，車水馬龍。不一會，到了觀裡二門後，先下轎，青琴、素書趕忙下車扶了郡主；這裡尤、李、薛亦一同進內。郡主道：「寶姊姊，你記得這里正是鳳嫂打小道士的所塊了？」寶釵道：「差不多。」說著，已到大殿，拜了三清，轉至後面，在位前行禮，巧姐在旁回拜後，隨到各處隨喜。恰好張道士進來請各位太太安，大家都問：「老神仙好！」見了李紈，便道：「大太太，難得出來逛逛。」李紈道：「我本不大出來，因璉二太太至好妯娌，故才來的。」

尤氏道：「老神仙，這位太太向來因哥兒小，守禮不大出門；如今是老皇封了，不該走走麼？」張道士呵呵大笑道：「歲月如流。那年貴妃做醮，我用盤送姑娘寄名符，二奶奶說我要佈施；轉瞬間姐兒已出閣，又是舉人奶奶了。」巧姐聽著眼圈一紅。忽報「史姑奶奶同薛姑奶奶來了。」張道士忙退了去。只見湘雲進來道：「怎麼著？二嫂子做十週，也不通知我，倒是他們兩個同年說起才知道。」郡主道：「本要通知，怕你又要鬧金麒麟故事。」湘雲道：「你看，可像做師母的話？」郡主道：「誰叫你叫師母？如今你與巧姐同年妯娌，倒是二嫂子，真年伯母了。快行禮罷！」史、薛拜畢，吃了茶點，又各處隨喜一回。

天已不早，大家回府。巧姐到家先在上房請晚安，說了回話，回至房中安宿。將至三更，似夢非夢，忽見走進一個廟裡塑的扒雞婆樣子，大腳，叉褲一條，鐵索牽著一個人；玉容憔悴，雲鬢蓬鬆，半舊衣裳，模糊血跡。向他哭道：「我的兒！」

巧姐定睛一看，竟是鳳姐，就拉手大慟起來。鳳姐道：「你不要哭，難為你孝心，但我因生前罪孽甚重，非俗僧俗道超度得來。你若有心，須至誠求芙蓉仙妃才有益哩！有人押著，不能久留，切記，切記！」隨撒手去了。巧姐醒來，哭到天明，隨即沐浴齋戒，把原委做了篇疏文，忍痛刺臂血寫了，到閣上求蓉仙超救。才焚了疏，忽見爐中一紅束道：

鳳兮鳳兮，宛如清揚。食而無禮，必有餘殃！

有女化離，言歸於周。血去傷出，厥德允修。
十月之交，赦過宥罪。薄言觀之，孝思不匱。
忙叩頭謝了。